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唐〕高适著

刘开扬 签注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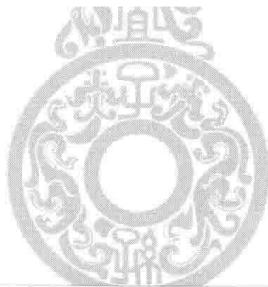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唐〕高 适 著

刘开扬 �笺 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8.9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3344-8

I . 高… II . ①高… ②刘… III . 唐诗 - 注释 IV .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3676 号

书 名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著 者 [唐]高 适
笺 注 者 刘开扬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朱兆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1/4 插页 2 字数 253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344-8
定 价 48.00 元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逵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多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

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 1912 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原始

盛唐诗至为发达。盛唐诗人若高、岑，若李、杜，若王昌龄、王维，其尤著者也。无高、岑、二王，则李、杜无从见其博大，虽云光焰万丈，而不能不互有挹取，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已。相较而诵，则学者可以揣摩借鉴，得于心而应于手，实有助于今日诗歌之创作也。

李、杜、王三家之诗，昔称诗仙、诗圣、诗佛者，均有为人之作注。李白诗有萧士贊及王琦注，王维诗有赵殿成注，杜甫诗则注家蜂起，仇兆鳌为其集大成者也。独高、岑、王昌龄三家，则自来无注，遑论考订、编年乎？读之者辄感难解，颇恨无人为作郑笺，以致误会者有之，茫然不晓所谓者有之，而欲援引论列，则大非易事矣。

余不敏，素有此志，欲揄扬三家之诗，则首应为之注释、考订、辑佚、编年，然自幼多病，壮岁溺于词章，疏于经史，且家乏藏书，故不敢轻举，恐异日悔其少作，不过供后人用覆酱瓿耳。一九五九年夏，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命为《李白集》新

注，时余方为二竖所苦，以卷帙浩繁，力难胜任，拜辞之馀，乃督以兹事，始允先注高适诗，凡数易其稿矣。国家多故，不幸定稿竟失其半，今复据初稿增补，并对近人所作系年考证，略为论其得失。而岑参与王昌龄诗注尚付阙如。《礼》云：“五十始衰。”今余年逾花甲，精力稍逊于昔日，二诗之注尚不识能如愿否也。

夫注诗之难，陆放翁《施司谏注东坡诗序》及钱牧斋《读杜小笺》言之详矣，而编年尤处处荆棘，非独具只眼者几于不能措手。欲求尽当，谈何容易。加之鄙人见闻不广，谬误难免，敬希读者是正。斯编之作，中华书局编辑部及诸友慰勉有加，多所匡助，并此谢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刘开扬于成都银杏书屋

一九八〇年五月眷清

〔附记〕本稿付印以前，承北京图书馆惠寄《唐诗选》、《高适诗集》敦煌钞本胶卷及照片，使增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志铭感。一九八〇年八月。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例言

一、高适集板本常见者有《四部丛刊》集部影印上海涵芬楼所藏明活字本《高常侍集》，八卷，前有《东征赋》、《奉和鹡赋》；《丛书集成》据《畿辅丛书》两卷本内容亦同。清末上海同文书局有石印《唐四家集》，其《高常侍集》十卷，计诗八卷，文二卷，诗少《淇上别业》一首。《四库》所据汲古阁影宋本亦十卷，辨别较为审慎，如各本皆有之《听张立本女吟》、《重阳》二首，系误收，此本独无之。然收录亦不全，且文字上有意改动处不少。明刻本尚有正德间与王、岑二家合刻本、明上凌校刻本等，与《四库》本均不常见。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称“《高适集》十卷，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旧唐书》本传则称：“有文集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高适集》二十卷。”则晁氏所见已非全集，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曰：“疑为宋人据选集辑补，非获见二十卷本也。”今各本均有亡佚，散佚者或以文为多，如《唐文粹》卷四十三所收《后汉贼臣董卓庙议》，则《唐四家集》无之，惟《全唐文》收入。至《全唐

文》所收《苍鹰赋》，《文苑英华》卷一三六虽列于适《奉和鵠赋》之后，但未标明作者为“前人”，据其体例，均是阙名，故《佩文韵府》卷四十“瑤光彩”下引作“唐无名氏苍鹰赋”者，是也。又所收《皇甫冉集序》，乃《唐诗纪事》引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语（述古堂影宋钞本较全），亦被《全唐文》编者误为高适之作而收入，又潼关败亡之势乃谒见玄宗所言，非疏陈也，故此三篇本集不收入附录。

二、《全唐诗》三函有高适诗四卷，较明活字本多出诗四首，即《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多出一首为十三首，又《玉真公主歌》二首及《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一首（此首见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奉和储光羲》、《感五溪荠菜》二首活字本等误收，此本独无之；但未剔除《听张立本女吟》、《重阳》二首，又《铜雀妓》当属王适作，《塞下曲》“君不见芳树枝”一首当属贺兰进明作，此本亦未剔除（仅后首题注“贺兰作”）。又《唐诗纪事》载《赠任华》一首，此本亦无之。是则此本亦非尽善，未可全据。

三、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及《补全唐诗》（《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收有敦煌唐钞卷高适佚诗四首、赋一首（伯三八六二、二五五二）；又不著撰人四首（伯三八一二），非高适之作。按唐钞本《唐诗选》残卷（伯二五六七及伯二五五二）凡高适诗五十首，应除去《东平留赠狄司马》重出一首，计四十九首，其逸佚及与今本《高常侍集》有异文者凡四十七首。又唐钞本《高适诗集》残卷（伯三八六二，所录诗多不全，实为高

适诗选，姑仍王重民所称)计诗题三十六题，诗四十八首，有题无诗者一首，赋一首，其逸佚及有异文者凡四十首。据三卷逸佚及异文共校补八十七首。

四、本集据明活字本排印，而以《唐诗选》残卷、《高适诗集》残卷、《文苑英华》、《全唐诗》等补其逸佚，增其题注，校其误字，录其异文，误收之诗附载于诗赋之后。又郑振铎编《世界文库》中有《高常侍集》，据《四库》本校勘，亦已参考采用。

五、集中可以确定或大致可以确定写作时间者称为编年诗，不能肯定写作时间者称为未编年诗，列于编年诗之后。每诗之后，有题解，或考证写作时间，或解说与诗题有关之事，间录过去评论、解说之有助于理解全诗者，偶附己见，其仅关于某一诗语者则入注文。注文旨在究明出处，诠释词义，极常见之词语一般不注。较长及重要篇章另有笺释于注文之后。

六、赋与诗相近(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明活字本《高常侍集》亦只录诗赋，故高适赋今存之三篇仍作笺注，并次其先后。误收入诗以系原集所有，亦予作注。

七、高适文与新旧《唐书》本传均作为附录，文据《唐四家集》、《唐文粹》(其二十一卷目录《长明灯颂》乃高迈误为适)，而以《文苑英华》、《全唐文》校之，新旧《唐书》本传用竹简斋本，以百衲本校之，均不加笺注。无论诗、赋、文及史传、诸家评论一律加新式标点。

八、书前有高适年谱，重要诗文可考者均列入，可与各诗题解相参看。

高适年谱

高适字达夫，渤海蓚县人。（《旧唐书》本传）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时高洪为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蓚县”。《旧唐书·地理志》：“冀州蓚县，汉县，属渤海郡，隋旧隶观州，州废，属德州，……永泰后属冀州。”如高适生于其地，应称德州蓚县（今河北景县）人。渤海乃用旧称。《旧唐书·陆据传》称“京兆王昌龄、高适”，王昌龄下疑有脱文。《新唐书》本传则称“沧州渤海人”，沧州渤海连称犹《地理志》所谓“沧州渤海郡”，渤海如为县，应称棣州渤海县（今山东滨县）。唐人习于称郡望，《新唐书·高俭传》所谓“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隋书·高颎传》：“自云渤海蓚人也。”此已开风气之先矣。故高适生籍甚难可知，谱云蓚人，从《旧唐书》本传也。

父从文，位终韶州（今广东曲江）长史。（《旧唐书》本传）

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高适生。是年李白四岁。王维四岁。孟浩然十六岁。王之涣十七岁。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高适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中第。”适有《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诗云：“蹇蹶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幸逢明盛多招隐，高山大泽征求尽。此时亦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是则适被征出仕时为四十馀岁。李颀《赠别高三十五》诗云：“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忽然辟命下，众谓趋丹墀。”可知其时适年近五十，在四十六岁至四十八、九岁之间。杜甫《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诗原注：“高(适)每云：汝(称杜甫)年几小(影印《宋本杜工部集》无此小字，甚是)且不必小于我，故此句(“头白恐风寒”)戏之。”如天宝八载(公元七四九年)高适为四十八岁，则比杜甫大十岁，与注文高对杜所言不合。故余定高适此时为四十六岁，比杜甫长八岁，逆推应生于长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郡斋读书志》之说应有所据。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记诸事考之，除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有道科外，陈希烈任左相在天宝六载三月后，而李林甫死在十一载十一月，高适曾上诗于二相，高适游河西后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以为掌书记在天宝十三载三月(系事后奏闻)，而据适《奉寄平原颜太守》诗及萧昕《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张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五五)，张九皋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太守，天宝末犹为南海太守，则晁公武称高适天宝八载应有道科中第，新旧《唐书》本传均言系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亦与以上诸事年岁相符。往者余据《重阳》诗考证高适生年，然彼系宋人程俱诗误入适集者，见所著《北山小集》卷九，应予辨明订正。

中宗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二岁。

神龙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三岁。

景龙元年(公元七〇七年),四岁。

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五岁。

景龙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六岁。

颜真卿生。

睿宗景云元年(公元七一〇年),七岁。

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八岁。

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九岁。

杜甫生。宋之问流配钦州赐死。

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十岁。

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十一岁。

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十二岁。

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十三岁。

岑参生。

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十四岁。

开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十五岁。

贾至生。

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六岁。

开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十七岁。

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十八岁。

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十九岁。

据《秦中送李九赴越》、《送郑侍御谪闽中》二诗,知适曾游浙闽,
当系随父从文南宦韶州之时,难定其在中宗末或睿宗时抑玄宗

初年也。

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二十岁。

适有《别韦参军》诗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即知适于是年前后到长安。又云:“布衣不得干明主。”则可知适之前往,颇有上书求见之意。集中有《行路难二首》及《古歌行》,似即其时所作。

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二十一岁。

寓居梁宋,耕钓为生。

《旧唐书》本传:“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适《别韦参军》诗云:“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适归宋州后,有《宋中十首》,彭兰《高适系年考证》(《文史》第三辑)定为天宝三载所作,然三载《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序云:“次章美太守能嗣子贱之政。”而此诗之九则云:“何意千年后,寂寥无此人。”又此诗云:“九月桑叶尽。”而适天宝三载与李、杜同游则为夏末秋初,时间相去亦甚远,且据适《东征赋》,九月已东游于楚,知此诗绝非其时所作。故系于初归宋州时。适是年曾否至单父,据诗尚无由断定(第九首只是泛咏子贱之治)。初归宋州尚有《别韦参军》、《酬庞十兵曹》等诗。

¹⁰ 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二十二岁。

独孤及生。

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二十三岁。

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二十四岁。

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八年),二十五岁。

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二十六岁。

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二十七岁。

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二十八岁。

是年秋,适北上蓟门,过魏州,有《三君咏》。

又至钜鹿,有《钜鹿赠李少府》诗。

至真定,有《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呈恒州刺史韦济(参
该诗题解),又有《酬司空璲》,亦燕赵之作。

至蓟门,有《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诗。王卒于天宝
元年(详该诗题解),因知非天宝八载适送兵至蓟北之作。

是年冬,尚有《酬李少府》、《送李少府时在客舍》、《别冯判官》、
《蓟门五首》、《赠别王十七管记》(名悔)等诗。

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有《塞上》诗。

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二十九岁。

有《信安王幕府诗》。

冬日自蓟北归,有诗。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三十岁。

至邯郸,有《邯郸少年行》。

夏至漳水上,有《别韦五》诗,诗云:“夏云满郊甸。”又云:“东看漳
水流。”

至卫州,有《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一作王昌龄诗,误,王
无淇上作诗,而适集则淇上诗甚多也,又诗中“北上登蓟门”云云
均与高适行踪相符,故知为高适作。《全唐诗》薛据小传引此诗
诗句亦称高适赠诗。归至宋州,有《苦雨赠房四兄弟》诗。《全唐
诗》房四一作房休,其弟即房敬叔也(李华《送房七西游梁宋序》)。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三十一岁。

在宋州。

秋日有《赠别晋三处士》诗。

又有宋州诗《送萧十八》(疑为萧昕)、《同房侍御山园新亭与邢判官同游》(房侍御即琯)、《酬裴秀才》、《寄孟五少府》、《宋中遇刘书记有别》、《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宋中别李八》、《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岑二十当为参兄渭或况)、《苦雪四首》、《送蔡山人》、《平台夜遇李景参有别》、《同颜少府旅宦秋中》(颜少府疑为杲卿弟春卿)、《九月九日酬颜少府》、《宋中别司功叔各赋一物得商丘》、《别韦兵曹》、《别从甥万盈》、《别孙诉》、《秋日作》、《田家春望》、《闲居》等诗,难以细按年月,姑系于此。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三十二岁。

赴长安应试。

高适有《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云:“乙亥岁,适征诣长安。”乙亥为本年,知适曾于本年赴长安应试。李白集中是年有《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贊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亦称《赴上都》。而《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则称:“开元二十三年,(崔圆)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崇业坊有福唐观,李邕有《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究竟是年考试在长安抑在洛阳,殊成问题。如其考试在洛阳,则适所称乙亥岁征诣长安及李白所称王、贾、尹等应举赴上都均误,否则《定命录》之说不可靠。曩余甚重“崔初入蜀,常于亲知

自说如此”之语，以为虽系迷信，其事未必全属子虚，最少应试于福唐观为真，故颇信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据以定杜甫是年在洛阳应试之说。然以高适、李白两人诗文较之，则《定命录》依托成分为重。高适尚有佚诗《奉寄平原颜太守》（敦煌唐钞本伯三八六二《高适诗集》残卷，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及《补全唐诗》），诗序称：“初颜公任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据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因亮《颜鲁公行状》，颜为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在开元二十四年，亦可为高适开元二十三年至长安应试次年尚留京城之佐证。彭兰以高适是年所应系有道科，不知其时张九皋未为宋州刺史，将由何人荐之？按萧昕撰张九皋神道碑称“及元昆（九龄）出牧荆镇（开元二十五年），公亦随贬外出，遂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守”，九皋随兄外贬，历安康等三郡最后到睢阳，自不得在开元二十三年即任宋州刺史也。以每任四考计，天宝八载甚可能在睢阳郡，后为南海太守至天宝末，均与晁公武之说相符。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三十三岁。

归宋州。

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有《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并见《全唐诗》，诗云：“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自开元十二年东归计之，当为本年作于大梁。

又有《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诗云：“圣代即今多雨露。”与上篇之“皇明烛幽遐，德泽普照宣”相类，暂系于此。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三十四岁。

在宋州。是年前后有《哭单父梁九少府》诗，《文苑英华》题后有